



頭書
莊子

13
2583
8



仁仁
2583
卷 10-8



文凱法印調之

大正九年三月十四日
磯貝靜好氏贈



莊子庸齋口義卷之八

庸齋林希逸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
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
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
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
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

超然司馬云猶愜然也
韻莊子註率也○又先韻丘夷切集韻同
也兩雅厚子也註云厚然厚子顏又見率
字註公羊先韻輕煙切引而前也
亦作厚莊子厚好惡史記鄭世家
祖厚羊集韻又作厚

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
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
狸德也中之質若視自上之質若亡其一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
欲好惡則頗失耳目之常皆病也擊音攀
引于却也狸德字下得好視目者凝然上視而
者不聽也一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
故曰若下其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
也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
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

疏軼過也馳走迅速超過群
馬
山谷書幽芳堂云上之才德
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
一國則曰國色蘭之香蓋一
國則曰國香云

音義金版猶云藏金匱也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
其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
其所武侯大悅而笑馬之中規中矩墨言
其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證而未
之成林者言天成人之材也若此若失即
然之意喪其言即亡其言也不知其所去
而不知其所正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
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
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
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爰奉

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夫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鼯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

一塞也 爾雅鼪鼠用諺今鼪似鼠赤黃色大尾吹火鼠也 江東呼為鼪鼯

陸云虛空即空谷也

藜藿屬鼪鼯有由鼠屬善藜藿 ○藜藿 徒乎切藜藿 水或作擢草名

扁云聲咳聲欬之聲小曰咳大曰咳

史記木皮公自序遷為太史令繼而記石室金匱之書 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然而喜矣而凡乎昆弟親戚之譽欬其側者乎久矣莫以真人之言譽欬吾君之側

金版八版即木公無法也此書藏於朝廷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橫反覆鋪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為橫六說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啓齒笑也流人去國流落之人也所知舊知識也所謂見僅識面也似人者似其音即類篇云欲行貌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蓋言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

口苦

家臣却除上声與神同栻栗
子各早斗豉可決早

久略聞此語如迷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
聲也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

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

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

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

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

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

也君自此為之則始不成凡成羨惡器也

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

在我

神得於天

神得於地

神得於人

神得於物

神得於心

神得於氣

神得於神

有心相

有心相

有心相

有心相

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成鶴列於麗譙之
間無徒驥於鎗壇之官無蔽逆於得無以
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
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
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
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
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實與檀
天地之養也一者同也登高不為長尾

下不為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養者形
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者不自許也相
與物而同而為一也私也在我之神
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為一情慾自私所以
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
矣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為何病我欲
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有意於
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意於備兵乃用
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心為之但見危
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為有迹故曰器
也以有為之心而為有迹之事則非所過
者也矣故曰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
定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怨怒怨怒行焉
傷其也故曰成固有伐變為外物所變
亂也心與物鬪故曰外戰鶴列猶魚麗之
類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驥騎卒也麗譙

子要畫心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
左傳桓公五年鄭子元奉公
為魚麗之陣先備後伍承

亦錄注司馬法車戰二十五
乘爲偏以直居前以伍次之
一偏之隙而弥縫關偏也五
爲在
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
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
心造

官樓之門也。鋪壇祭祀之地也。古人祭祀
必於路寢。此言宮之內也。其意蓋曰君之
用心若與物闔則一室之內皆若共兵騎
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釋氏所
謂一切由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得順境
也。失逆境也。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
得此。一下句下得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機
巧而由也。戰爭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
求勝於人。雖殺其人民。兼其土地。以快
吾耳目。私是差勝矣。而不知吾之勝。次
爲物所掩。是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者差
矣。勝於人而自榮其神。孰爲得失。故曰不
知孰善言。那箇是也。如此而爲勝。何以爲
勝。故曰勝之惡。平在勿已者。言君莫如此
也。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也。自然之實
而與物無所撓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能

不爭而善勝。則民脫於死。各
得其生。又何傷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

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
謂朋前馬。昆闡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
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
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
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
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
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

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脊病
 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
 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六合之外
 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
 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
 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
 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
 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疏云大隗大道廣大而隗然
 空寂也言大隗在聖人也

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謂明昆闡滑
 稽也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為大
 道之隗然者亦鑿說也蓋目眩也乘日者
 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
 物則有自解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
 為六合之外意謂為天下者亦然無累於
 自物之內而已非吾子之事者言汝物外
 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成群
 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
 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豈
 之意天師者言天人之
 可以為我之師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
 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
 諱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思慮之變
 百種變換

前漢灌夫傳曰
陵廟宗室
實魚器竹籠
口圍音又花有
垣也

思量也談說之序說得成條理也凌陵驟
也說訊也好察之士則與人爭分爭毫
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爲喜故一旦無之
則不樂此爲物慾所籠罩者也故曰
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
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
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
容仁義之士貴際與朝興起而立於朝廷
而爲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
榮官但以爵祿爲榮也筋力有木力者也
矜難以濟患難而爲矜誇也勇敢武士也
奮患見患難而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

外

子

子師喜子者人之嘉稱故凡
有德者稱之曰君子

口富

餘聲切音則四餘也
益也

口夸

誇誇者也又
華言每海貝曰夸

可起附又不

意於聲危也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多求
治事也敬容矜持容貌而爲外飾也貴際
以交際也爲重也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
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日暮之業則勸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草萊耕種之事也
市井商賈之事也
比和樂也且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
勸喜而自足之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
壯即自誇也誇誇者也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
夸者悲誇誇者也勢物之徒樂變勢一且退失則悲
矣夸甚也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自
備備者日勢有積聚者日物徒趨附者也

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變，詐為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也。多是從吏主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遭時有所用不能變換，如此下語，文法也。

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為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原，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出，故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為變易也。雖其形性言彼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

相與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

還時也若

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

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

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

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

君已且若是者邪前地也有的而後見其

精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羿矣此句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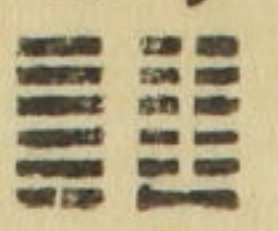
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楊朱也乘

公孫龍也儒墨楊乘與惠子為伍其學既

不同則孰為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難

鼎夏熱之時以水而為冰其違時也若難

冬至地復
夏至天風姤



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

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

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不可召之理故曰

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一

瑟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

彼動官之應官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

擊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

絃鼓官亦得鼓徵亦得故曰五音無當纔

動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二十五弦皆

動此之鼓官官動鼓角角動又難知然以

理觀之不問官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為音

惠子曰

然而當其未得小鐘和重故恐

惠子陽

其夜之爭自以為是也

是生天風也
今在故道也

今夫儒墨揚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屈服人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
曰齊人斲子於宋者其命闈也不以完其
求鈞鐘也以束縛其未唐子也而未始出
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斲閭者夜半於
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闈未始離於岸而足
以造於怨也相拂以聲以言語相抗對也
未始吾非言
說文云在足也斲而不能行之子曰斲子

齊人以其斲子而斲之宋謂其可以完闈
也字闈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
為是矣然而求致鈞鐘乃知束縛而愛護
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為
是鈞鐘小鐘也唐亡也子亡在外而只求
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為惑
此又豈是下句不與上斲子之意相關遺
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揚
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荒
言若是者邪然不絕於怨也之下而先結
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客也楚有斲
闈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
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忘其
斲已之恩已造成仇怨矣岸也未始離
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又非久而忘之
也斲佳足也病足而為闈者故曰斲闈忘

齊人以其斲子而斲之宋謂其可以完闈
也字闈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
為是矣然而求致鈞鐘乃知束縛而愛護
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為
是鈞鐘小鐘也唐亡也子亡在外而只求
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為惑
此又豈是下句不與上斲子之意相關遺
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揚
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荒
言若是者邪然不絕於怨也之下而先結
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客也楚有斲
闈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
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忘其
斲已之恩已造成仇怨矣岸也未始離
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又非久而忘之
也斲佳足也病足而為闈者故曰斲闈忘

前漢書列傳三十五東方朔傳有與幸倡郭舍人爭辨之數件

漢書言義云服處云慢人古之善墜墜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墜而領袖不汚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使匠石揮斤斲之慢音温郢人作慢人

恩之闕是夜固不自知且而視之能無所愧乎方其聞時彼亦自以為是也九此數句皆設喻以譏惠子之自是但以惠子好辯故特為詭譎之辭有不可遷曉者以釋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辯亦有此意可以參看
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望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

漫文粹陰也

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

與言之矣自泥也以其質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匠石削而斲之通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

以窮之惠子既死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則無可與語者矣語我自定病前問有可問之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

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絮廉善士也其於

不已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
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
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
曰勿已則限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
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
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入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入者也其於
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限

得志以

疏云山多殊猴故曰狙山拘
怖懼也深蔡林叢
須倫切信也維也栗也
謹貌又詳切切拘言誦也引
莊子拘然若素而走郭象讀
木女於危切也音移
行可從也

朋可屬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
也凡此數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忘者
忘其勢也下畔者離遠而無味於下也畔
離也以德分人猶且德乃降黎民懷也
也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其名以矜
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不察察也
此事不見於他晝只見於列子亦寓三時而
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
曰可不謂云至於大病
果王浮于江登
乎狙之山焉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
深蔡有一狙焉委蛇攬撻見巧乎王王射
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

○木女

音

音

音

音

音

晉書卷八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
所得自也
 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
利能也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鉤
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敏給射之矢去
速也狙能搏撻其矢亦甚捷速相者王左
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
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鉤其色者去其驕
矜之色也夫樂據於自若也顯退
而就羣也此為矜能撻者之諭
 于綦隱允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

二百餘卷不盡舉其小者亦有不言由公不野置射又事不

設案云杜牧阿房宮賦結評
本此

夫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
 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
 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怨一我
不能喻
 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責之彼故
金也
 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
 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
道高遠
 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為
最大也田禾齊君也國人

卷之九

疏楚白公欲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白公曰召市南宜僚勇士也為得獻五百人遂遣使屈之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以劔刺之宜僚勇不驚懼說不從命亦不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

以其見賢者故罰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且賣言我必有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能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則其悲入者又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且加以進遂至今且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且遠矣遠者道愈高也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

何待我說我

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若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拘不以善

每作意

汗人能為五為之為

亦自

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
天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
天地然矣。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
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
不摩，大人之誠也。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雖古
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
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秉羽弱
而甘寢，無作爲意也。汝二人皆能為無爲
之爲，又何待我？說喙三尺者，言無知此長
身也。浦僚叔敖之事，與史家所載殊異，亦
寓言於道之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

已者也。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為善不同。故
曰：德不能同。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
自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說矣。故曰
函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實不聚者
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其身也。賢者且
不以多言為能，况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
足以為大，而况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
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
易已者，已貴於物也。循古者，順于綦。有八
古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
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
為祥？九方歎曰：樞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
奚若？曰：柎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

音義云：九方歎，善相馬人。准
南子作九方皇。
瞿然，疏云：驚喜。負文輝云：喜
覓

索然文粹淚下自

稊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

稊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
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
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
祥矣父則不祥子稊曰歎汝何足以識之
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
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與
未嘗好田而鵠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
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

順天自樂

隨世自養無他求

方壺云天乃以世俗之福償
之何邪
設案云世俗之福者天債于
人者也今子慕償去而無天
之債物也子未償也

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
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
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
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債焉凡有
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
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
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
朋之則易於是乎朋而鬻之於齋適當渠

六書通考卷之七
人皆出於一氣
若漢云世命之福壽夭
六書通考卷之七

樂無為而無福則債債也

使

公之街然終身食肉而終酒肉入於鼻口
而未知其何所
也突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
物忽生於室中與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
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
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
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
自然之道為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為之言
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
謀不與之為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
不采應乎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
與之為事所宜償還債也我方樂於無為
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
有此世俗之債未償也如此之相怪證也
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

與國君同食事而不可得

文粹云畜々然師愛勤勞之

許六切廣韻養也故父曰起也
正至我曰明起止而畜也
政必為起又禮記祭統壽者畜
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
畜又勅六切美也

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為鬻者也此
一段又言入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
命也齒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
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
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
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
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
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

口畜

莊子卷八

十七

居有韻字註辭目心法切
篇合音過目也又目疾切
財見也徐曰辭目然辭目也集
韻或作辭目亦作見廿七子
辭言之猶一見也

規薄結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
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
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惡非
其所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
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於
外有為之為故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
此仁義之名以為用故曰假夫禽貪者器
規割也一規者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
斷割以此而利天下則其淳朴自然之質
皆一截截斷矣外乎賢者出乎賢者之上
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於利天
下者反以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賊天下也

淡見自足

猶狗噬羊言手是也

〇暖 上声 旱韻 煖為管切 說文溫也 或作暖 暖 〇又元韻 許元切 說文本義 今註見 暖字又作暖 註本
額引莊子 暖姝 姝 〇姝 上聲 韻 說文姝好也 詩靜女其姝 毛傳 姝 好也 又東方之日彼姝者子 傳
姝者初婚也 顏 又顏 船 〇濡 唐虞韻 濡 治濕也 漬也 詳澤也 〇滯 滯也 子思子是何濡滯也 〇魚 韻 人
諸切 〇也 引莊子 有儒 儒 〇
〇需 須也 易 註 需 需 〇
遲疑須待也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
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
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
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
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
鼓箠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
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
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固心於言

腹

此以

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

生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以比不和也不

利自害也抱德煖和養其德而不露也

煖者內自溫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

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

意唯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

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悠自得真人之

自爲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魚喻

其身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死未能

無未故不若魚也真人之心與其耳目皆

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自視自以

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平也變

而循之順其動也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

理故曰不以人入天其生也若得若失其

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爲得失聽其

如何生而日得亦可死而日得亦可藥也其

可死而日失亦可生而日失亦可

實華也桔梗也雞壘也禾零也是時爲帝

者也何可勝言

華川鳥也雞壘鷄頭也禾

其所得天實則不一也醫者制藥隨

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自輕重亦

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爲貴不得時而

本草

文粹云姓文名種字少禽越大夫佐勾踐而或興復之功

如何生而日得亦可死而日得亦可藥也其可死而日失亦可生而日失亦可

實華也桔梗也雞壘也禾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華川鳥也雞壘鷄頭也禾其所得天實則不一也醫者制藥隨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自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爲貴不得時而用則爲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

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鴣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

字彙云鴟音管一名隻孤書無所見夜出飛

也悲大夫種能為勾踐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為帝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下時也鴟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性也鶴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脛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攪也恃源而往者也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亦始以為損者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也而我無所攪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請使也使風與日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害也故水

文粹云物守物者磁石吸鐵理犬守鼠陽燧取火方諸取水之類也

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守物也審水上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決定如此也此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易也看此三篇審守方知第七篇淵德之審不可以蟻守易之故目之於明也始耳之於聰也始心之於殞也始凡能其於府也始始之成也不給改禱之長也茲萃始危也有心於用明有皆非自安之道故曰始庶臚府也智出於胸臆自以為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

臨作審本

大雅云... 詩云...

其於府也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既其
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
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反覆也緣因也因其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
覆敗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其心固必而
不化此皆爲身之害而人以此自喜如
得寶然故曰人以爲已寶古今之六國與
夫被刑戮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故足之
知於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故足之
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
人之知也必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

玉屑十七康節之學其骨髓
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文鑑詩天向中分造化人
於心上起經綸
名義集云肇曰縱任無礙塵

之所謂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
行矣博遠也於其所踐之外必有足所不
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遠蹶亦踐也此
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何其所不
知者皆天也不特吾之所知而特吾之所
不知則知大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
大方知太信知太定至矣大一通之太陰
解之太目視之太均緣之大方體之太信
藉之大定持之 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向
太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不解矣解
音蟹猶佛書所謂解脫也大目所見者廣

傳燈第十一 趙州問南泉
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
道師曰還可趣回否曰擬向
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
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
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
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塵
埃豈可強是非耶師言下悟

之，不窮何，豈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
而不可以虧以此理言之豈不為一項大
議論乎揚摧提撥發揚而論之也闖何也
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造物之理又疑
疑乎故曰奚惑然焉以此不疑之理而解
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幾
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
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
非于鼓舞出來却撰出此數句以結一
篇之文可謂奇特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
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

王果曰我不若公開休彭陽曰公開休奚
為者邪曰冬則揭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
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也夫夷節已不
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
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
顛實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
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

復復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

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

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

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

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

乎歸居而一聞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

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闕休則陽姓彭名陽

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

謂神起英文猶神酒之狀
和神和主蘇和厚蘇和
平言發各錄百類神白半足
事或云雲山首中各白明

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
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顧迷富貴之
交堅固不觸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身有
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
也非相與為善乃相率以為自損之道也
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滋也此句自下得
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攝者得風則其
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
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友以
隱退如執熱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
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非人
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
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
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佳故聖
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
之意王公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王化

事苑云雪山有山名曰肥膩
牛食者純得醍醐白牛乳
味醇味生藕味熟藕味變為
醍醐味說文醍醐酪之精也

尊為卑也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
物也與之為親其於人世備乎萬物之理
而略無窒礙以自保其真為樂故曰樂物
之通而保己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
至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目
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
立而使入化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
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為乎尊
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
歸居而其所施本於間暇殊不容力
焉故曰而一聞其所施此言其在家居
各得其和也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
度量相遠如是哉蓋謂不閑休之心如此
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吾又不知
東節者言東節佐人也彼亦好進者也所
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東節

莊子卷八

三十一

水之三

之意也父子之宜彼
其乎歸居是
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
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備精粗合一之
妙所以備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
性也性自然者也搖作即動用也動用作
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故曰以
天為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
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
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

此十二字註不考

張陽相因而不已

三十一

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
 無幾我將有為有行而居之於命人亦如
 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明命也此
 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
 字始若知其所以不知則無生而美者人與
 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
 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
 巨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
 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
 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

音義暢然喜悅自稱命也
 通凡琴曲和樂而作命言暢
 息又思而作命之曰操

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者則亦不自知其妍矣有妍媸美惡分別
 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
 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
 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
 性因鑑美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
 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
 本真之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
 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
 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眾間者也冉相氏
 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

音義暢然喜悅自稱命也
 通凡琴曲和樂而作命言暢
 息又思而作命之曰操

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草木皆荒穢緝合此之昔日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况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眾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甚高之地而聽交奏遊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况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為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

日五覆舊祝故笙鏞以備鳥
前禮樂志張四縣

化言與物俱往且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夫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不捨去故習而歸至道也非相與即古聖人也僅有為事之意非自然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

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

不血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

登相為之得之從師而不圖得其隨成焉

之司其名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

湯於伊尹學而後臣
使伊尹為主於

莊子卷八

三

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若有心於為事則未如之何矣纔有為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人有為也天無為也非惟無有為之迹亦併與其無為者無之故曰未始有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行俱備而不著於其一二故曰所行之備而不血齊物曰以言其老洳也洳者泥著而消溺之意也與道為一則亦未而自合若未合於道則不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豈為而後出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字以其官為司御又曰門尹登恒皆是做此詭怪說話傳者輔也言尹輔

湯也湯雖以非為師而不為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聞湯之無為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為自然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隨成焉之詞其名言湯無為而共有為也湯無名而尹有名也詞實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覆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此名也贏餘也刺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難法也猶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為一也有心於為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兩見伊尹之所擔當也自未為奇特而孔子又慕之盡其思慮將以駭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為伊尹之事也此是讖

物長無生年曰吾為車相於湯世

老子之語見老子經昔之得
 一章第三十九章實以財為本
 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
 富亦不以此其以財為本邪
 非乎故致救車無車不
 欲球如王治如石逸金
 子致至也故致極曰其至
 車者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
 為輪為轂為輻為衡為
 軾為杙無車矣車為為
 虛若矣如石則球為
 然并治然然不可易車則
 可有而可無玉石則一定而
 不可易可有可無則近於道
 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

悔聖人之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命
 三百六十日而後為一歲逐日而除去之
 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
 歲此句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此意
 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
 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
 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入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
 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
 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執發
 於背然後拔其國患也出走然後扶其背

魏瑩

拆其春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
 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
 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
 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
 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
 君求其道而已矣
 魏瑩魏惠王也田侯
 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
 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
 以為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

也而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
 衍犀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若一伐也
 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為亂人知
 道則辨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未其道而已
 矣辨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未其道而已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
 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
 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
 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
 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
 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

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
 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
 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
 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
 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
 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吹而已
 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前譬猶一吹也

高虛交切音嗚呼聲又車聲
 音義云指昌兩切音游字林
 云相嗚也又吐湯反吹音宜
 呼怡反

前譬猶一吹也音血也此一段極好惠子聞

自太虛見之

國

文粹云人迹所及為通達謂
今四海之內
世詩全集卷之一同諸公登
慈惠寺塔詩云泰山忽破碎
浮漚不可求俯視烟一氣焉
能辨皇州

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蝸角
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今故
曰請為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
國即中國也以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為微
細若若若無故曰若存若亡乎杜子美曰
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即此意也以中
國而觀魏又為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
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也於所都之中
而未王之則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
上等而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蠻觸
何異故曰無辨言其同也惘然有亡者
茫然自失而不知其所爭之不定爭也管猶
有窳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
嗚然之聲若以劍首而吹則一吹而巴言
其全無聲也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前雖欲
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無所容其聲也

宿於孟賈酒將水之家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
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也何為者邪仲尼
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時其
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左
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而往召之孔子
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
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

暖血虛所流出

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

也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稷說實傲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願願飽食也以鬼為言世間此等人多也好惡也孽妖孽也好惡之善其蔽塞本然性猶蔽塞也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既蔽塞則其昏欲之長如薰葭之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皆是人慾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者真性只為之蔽塞及其甚也漸之拔而去之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為病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溲膏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

賢精遺溲

戒世人之縱情慾而不知學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

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

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焉推而強之解朝

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

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

莊子卷八

三十四

○老子第三章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
難得之化自使民不為此不見可欲使心
亂是欲之活虛其心使其腹弱其志強其
使民無心也立欲使其無者不敢為也為無為
則無不為也註尚禮也

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

為盜莫為殺一人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為盜劫或為殺一人尹莫為言莫是如
此也榮辱名也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害為國好象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即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

西復藏勿欲私

命令行事責不行得

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

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

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敢不僞夫

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

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罰下
人十人之形有不得其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也今則不悉者言後世也匿為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為愚大為難行之事而以其不敢為者為罪重為任不量人之力也遠其塗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而乃

罪其不勝者諫其不至者在七之人其所
 出政令一月偽於一且士民安得不偽乎
 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強其智所不
 及必以欺應之趨取而無厭必為盜以輸
 之是我使之為偽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
 三句一體即就下句盜竊上結非惟此一
 句意易明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
 亦文法也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
 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
 見騰如一年也然安知六十歲萬物有乎
 之是便為是耶此有則無也
 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入皆

不思議也

雖然此理
且無所逃
禍福有命已

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朕不知

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

逃此所謂然與然乎其生也必有根其出

之耳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所知其知

而不知其所以不知者乃為至妙此大惑之

人也且無所逃者言自然而然而不知之知

通古今徹上下皆如此何處而非此理如

仲尼問於大史大史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

子曰賜女以予為多學而識
之者歟對曰然非與曰非也
予一以貫之

子日賜以子孫無疆也

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弋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弊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

靈公未生以前石槨誌其名

大弋常騫

為靈也久矣之一人何足以識之

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答之其人如此謠之以靈何邪言未足當其惡也大弋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謠之上是字猶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處也奉御猶今言召對也搏弊者執其賢見之弊而靈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

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

文經憑藉也子孫不足憑藉也

莊子問若名以

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
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
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
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
外人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
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
不私故國治文武殊能大人不賜故德備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今

何輕重於帝
有為外者夏去入公立為而不著
外人也
距四時殊氣
不私故國治
文武殊能
大人不賜
故德備
萬物殊理
道不私
故無名
無名故無為

各直一理
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

自然流行

其之乘果湖也
其混歸入買之請映不為
口之乘也非不為也定也定也為也
十六卦于卦南來德夫入甲
五子家
口里止也共也共也

六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得
六者如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殊面有
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太澤百材皆度觀乎
太山木石同壇此謂丘里之言聚丘為里
故曰丘里一里之中有十姓百各人物雖
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為同之喻也丘里
之言者公下里之語也合異以為同萬物
同一理也散同以為異物各具一理也
合百體以為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
同以為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
為同也積而為山合而為水亦此意也合
并而為公合萬物之異以為同也有主而

莊子卷八

卷八

書成篇云列爵惟五金

老子經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淮南子淮南塞翁失馬人甲之塞翁曰詎知不為禍數月其馬歸人賀之詎知不為福其子乘果墜折臂

不執者言所主雖在內而無所執六則非自然矣而者萬物之理也出乎胷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相乖也不執不指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為功也猶言非相為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焉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而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為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大道合之而為公故曰不私無名者無得而名也淳兮流行自然也清內福福之至倚伏無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為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知意也道如意也人有自殉之心則知其風然皆不同矣所正者執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也譬也譬如大

澤之中萬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壇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下一山初何分別此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舍異以為同也
大公調曰不然今託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号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物不止於萬而三萬物其總數也期

約也約言乏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也余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屬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邪故曰已之矣乃得此哉狗馬不可為類者也期此也因道之名若以相比而為此辨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知得而合也不及不相為也遠甚也

曰四方之內六合之重萬物之所生惡起

大公謂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

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

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

○橋 通回也矯然也矯高舉
顏喜次韻言切起動疾也

換相字之法也

聚散以成此各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

隨序之相理橋連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

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

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

議之所止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

相消長也四時相代春生秋殺隨時各有

不同也因此而後有欲惡去就雌雄分合

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

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

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判也

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

條目分明

之意但換下「一字」文法也自欲惡而後至
於聚散其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謂
件句可見非惟可言亦可畫也隨其時序
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
還相為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為通終而
復為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
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
盡力只說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
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
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
謂到這裏無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
可說處矣當見或使一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夫

有不回則

係於季真

自見之如也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係於接子

智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
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
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
過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為其說
初無主幸皆偶然或使或使有主幸無非
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屈之是也正於
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理見之偏也二
者孰當孰否也雞鳴狗吠不同之喻也言
人所知既有不同則雖有大智之人亦不
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
屈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
誦其言而知之所將為所欲為也其所欲

孟子梁惠王下篇

有節病者以節義節操為已
有而立一節之病也又有之
上之一節為此病

為之意豈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
此理而分析之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
可窮也無倫小之極不可圍大之極也
者之論皆未免於物累而要終皆有過患
言其皆有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
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
言之愈疏以可之是實也莫為則虛者謂
冥冥之中本無所至是虛也既有實則與
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在於
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各
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
無心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
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

變化

於言則去道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
愈疏遠矣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
生非遠也理不可觀忌者禁也未生之初
豈可得而違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
非甚遠但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觀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
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
無也與物同理若以為或之使若以為莫
而起又安得為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
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
未終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
而觀之已見其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但

初其生理

生而死

拒

泯於無言言力可合萬物而同一
 或使莫為
 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不可無
 道之為名承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
 夫胡為於大方或使謂之莫為皆未能遠
 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
 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存可故
 曰道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
 而無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
 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
 故曰道之為名所假而行二者之言皆為
 泥物而在知一偏安得謂之大道一曲一
 偏也大方大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話却別

揚殿經第四對富樓那說法
 如何世間三有眾生及出世
 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

說兩句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
 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
 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亦不自不妨故
 則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
 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而盡
 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求之言
 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載在也謂不在此
 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極極之議極議至
 於法自在蓋言造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

雷激
而為
霆

音序疾雷陰陽相薄而為
突厥安... 為皇后勇尚公
主諱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
韓長... 以為不可事遂
寢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容啓
曰光前西討還偏帝城將行
不軌家藏弩甲奴僮千數若
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
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
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
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林枝
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
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
與三力士共殺之血流於地
劉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
其謀反并殺其二子○集覽
曰明月解律光字豐樂光次
子名長字豐樂

火乃焚大槐 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
守... 舟人用榆柳亦然火與金相
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綱人
異也大雷南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
火乃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
火故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
論着亦非專焚去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
為火事之不常見者
亦言其不可必也
有其憂兩陷而無所
逃 音陳又音淳又音轉
音淳又音轉
不得成心若
縣於天地之間 音辰又音沉屯 張倫利
音昏音沉音屯
害相摩生火甚多 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
音昏音沉音屯

容齋隨筆曰傳記所載曾子大杖化地孔子以勿納戒之事多切疑无此事殆戰國時學者妄
為之辭

孟子萬章上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淮南子汜論篇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不怪

口債 仄韻徒回切順也
引此處順頰也

山谷詩集以靈故焚雜以文
故窮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
既後生玩華蕙照影終沒世

於是乎有債 然道盡 其憂者極憂也
之患則有陰陽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
即此意陳淳若林慄不自安之意不得成
者言其憂無所逃而不成情緒也心若懸
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苦也慰賢贊
問也沉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胃中
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
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
而適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胃中至和
氣故曰眾人焚和月性也眾人之生其得
於天者全此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為物
慾所昏其燄如火故其為月者不能勝之
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本心如日月利慾
蝕之既正用此意儻然若弛然而自焚也
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也蓋謂眾人

危之語

情

安得八紘繩以爲獵取也

利欲終身不悟至於
滅盡天理而後已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
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貨
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
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
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救國紀赫連達曰遠水不
救近火遠親不如近
評註曰常與相親相
而三曰
○且且
苟且也
右作且且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
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蓋河侯
翻文侯也亦未必然或足監河之官以侯
稱之不然而侯是其姓也邑金者采邑之
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此段必當時有
此戲言思記於此亦今人所謂遠水不救
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
來吾已爲鱗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
任
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轄以爲餌躡乎會
稊投竿東海且人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
大魚食之牽巨鈎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

○輕者 渠宜切馬頂上馬也
且錄切與銓同量也輕才諷
說輕量人物也
文粹者魚鱗也此也

○陷 半金切通作銓
或作培自高下也

白波卷山海水震蕩聲侷鬼神譁赫千里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獵之自制河以東蒼
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
瀆守鮓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
于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
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網大黑索也梧音界牛也鮓與鮓同海
水震蕩動也聲侷鬼神言此魚機動海水

○辭 竹攝文辭字與辭通

○厚 六千七波切音葉持也
按也

其聲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
其聲而懼也厭厭飲而食之也輕才揣量
滋見之士也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其常而
不知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
累小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之小瀆也
鮓鮓小魚也縣令猶今揭示也縣與懸同
縣揭之號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
飾其辭說未於上求令其所示之令橙
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
世俗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
曰俗其不可與經世也儒以詩禮發豕太
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
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々之麥

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
 靡其頤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頤無傷
 口中珠 此段蓋喻游說之士惟詩清聖賢之言以效其效者自上語下曰臚
 自下語上曰臚臚傳者大儒馬首而告其
 下也青人之麥生於陵陂賦墓田也生不
 布施死何含珠為識富者也此詩只四句
 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
 鬢以下大傳教小儒之語接撮也靡以手
 按之也頤頤頤下也控其頤者控開其頤也
 別亦開也言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
 欲無所損也詩曰何以含珠為則我今取
 之亦合于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

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未僂而後
 耳視若營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
 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
 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
 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
 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
 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
 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意與譽

釋典上表下化之意也 形容甘八隱世之音

南人所為不也 施善惡承以之也 此意與譽

錄音捨玉聲又樂聲
○矜 君卿切音京矜持飾也馬矜矜矜矜矜矜
○散 息乃切音散息與散同反

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與及無非
復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
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介出薪者
薪也脩上上長也趨下其行趨也未微
也言其微有樓曲之狀後早者面前視
之不見其耳也視有管四海即高目以憂
當世之患之意躬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
知容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進者言道
業可得而學否也世之傷一時之人惟
倅可傷也驚傲然而不恤之意言汝為一
時而憂過用其心能貽後世之患汝皆驚
然而不顧也汝既如此道之窮宜也窶窮
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不知天下

之事有非智略所能及者故曰矜其略弗
及邪亡與忘同患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
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為驚以
此自驚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
庸人之所為則務進於此而已故曰中民
之行進焉與中民庸人也以名而相汲引
以隱蔽之計而自相交結此形容中民之
為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毀亦無譽矣故
曰閉其所譽反昔也反非自然之理則無
非復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
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欲進不進
之意以躊躇興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
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首負也汝奈何
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故曰奈何哉其
載焉終矜介此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

關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焉元君覺使入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餘且乎左右曰有君曰冷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列音結判也言也

翼音義鵠鵠一名海河水鳥也鵠鵠鵠鵠云魚不畏網而畏鵠鵠其天也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智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鵠鵠夫小智而大智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各也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再三遲疑而不決也卜以爲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用之而占七十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已故曰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以知

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泚言世情以實以
 人有至智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
 鵲鵲之取魚歟鵲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
 心害魚者非細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
 害我一人之智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
 則人亦以有心應我故以此喻之惟能去
 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為
 善自各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
 善矣石與碩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人者
 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
 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也大知自善自
 然之理也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

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

真音義云石碩古通用

真音義致至也本義作至

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

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

為用也亦明矣墊榻也容足之外皆為深淵則不可行矣即前謂是地

踐恃其所不蹶之意故曰無用之用莊子曰人有能遊且

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

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

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

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

莊子卷八

五十二

昔者楚王亦不善也

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
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
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能遊者則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
世有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
遁逐物而忘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
任為也至知厚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為
無流遁失絕之失矣覆墜言陷溺於世故
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也此皆為世俗
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反不顧言
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
名為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何有言王侯
與螻蟻同盡隨血墟也惟至人之所行則

和子義第九謂文公上方詩中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血墟也

顛尸連切音種謂審於
氣冥

於世無留戀之意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古
今人情大抵相類安有淳澆之別學者尊
古而卑今不知世變者也豨韋氏三皇五
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初上古之世而觀
於今且則皆為波蕩流逐而失其性者矣
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只自三皇
五帝為始此蓋譏貶古帝王之意僻偏也
遊於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為是非也
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悞而我之所為者
自在故曰順人而不失已彼之所教自以
為是我固不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
我之分此即齊物因是之意故曰承意不彼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
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

得道

知

扁海顛音戰知香臭也謂審於氣與也

轉文原性性也者與生俱生者

○斲其各切音僅與敦同吉也

不止則跖反展 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
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曰夜無降
人則顧其其竇通徹也得自然之理而大
真聰真明鼻口之所嗅味爲真顛真其心
之所知者爲真知德爲至德矣壅六塞寧
礙也哽哽咽而不通也跖者足所踐之迹
也我之見道苟窒礙哽塞而不能自覺則
累於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也既累於
形迹則衆害生矣息生也生之謂性人皆
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知覺所謂
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或至於不
當其理者豈天斲之不服不當也大理之
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處何嘗有

○胞披交切兒生裏也廣韻胞胎也尤白甫鳩切胎衣也

○勝披交切說文勝光也百虎通勝光肺之府肺斷決勝勝光亦常張有執文

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曰夜無降穿心竅也
無降無止也竇亦心竅也人以物慾而自
蔽惑是塞其胞有重閤心有天遊室無空
實也顧乃也 喻方寸之中不虛騰則是非相
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太
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若不勝德益乎
名名益乎暴謀替乎誼音知出乎爭柴生
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
銚鐻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
不知其然胞辨膜也人身皮肉之內有

六根也

在十卷八 五十四

疏云筌魚筍也以竹爲之故
字从竹又從艸又香草也可
以餌魚置香草於柴木蘆葦
之中以取魚蹄兔且也以繫
兔脚故曰蹄

踐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蹄
許由務光以隱得名也自稱河上公者爲之亦相率
河而隱於窾水與躄同此字鄙薄之
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
諸侯但以其苦隱之而已自可笑三年
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
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
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
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
緘未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
同筌蹄取魚取兔之與也既得則無用矣

諷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
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
此篇又亦精細在
兔意在於得兔也

莊子雜篇外物卷之八

